

丛书主编/黄薇

网络点击率超高
新派青春校园小说

青春魔方校园小说系列

旋转森林

正宇 著



忍俊不禁中，清新浪漫的感受在胸口幽幽升起。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

丛书主编/黄薇

青春魔方校园小说系列

旋转木马林

正宇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旋转森林 / 正宇著. —广州: 广东教育出版社,
2009.4

(青春魔方校园小说系列 / 黄薇主编)

ISBN 978-7-5406-7474-8

I. 旋… II. 正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3486 号

责任编辑: 杨洁 卞晓琰

责任技编: 涂晓东

美术编辑: 刘敏妮

内文插图: 丢丢

封面插图: LWSAT

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-15 楼)

邮政编码: 510075

网址: <http://www.gjs.cn>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

(广州市三元里大道北棠新西街 69 号)

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60 000 字

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06-7474-8

定价: 15.6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20-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: 020-34120440

主编的话 >>>

我们的青春不打烊

黄薇

有人说，青春是短暂的，可是我却不以为然。每一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段美丽的神话，那里面有彩蝶翩飞，有男孩和女孩明媚的笑颜；盛满小小心房的是那幸福的生活，而这份幸福永远没有期限。

有人说，青春的爱情很苦涩，但记忆里溢满的分明是甜蜜的滋味。也许在某一天，你懵懵懂懂的喜欢上了她（他），每一天都充满了小惊喜和小雀跃；然后又在某一刻，你又懵懵懂懂的将她（他）忘记。痛与欢乐总在不为人知的角落，倚在窗口，靠着墙壁，就这样懵懵懂懂过了相思的季节。

没有醉过不知酒浓，没有爱过不知情深。一生之中，无论你有没有真正的拥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。最少，我们也会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情感，失去的也好，拥有的也好。它不代表结果，不存在于未来。它只是在你走过的青春年华里，悄悄的来过。或许有点伤感，有点喜悦，有点涩涩的酸楚。它让你饱尝了幸福，与失落的两个极端。无论，你是笑盈盈的幸福花丛过，





还是悲悲切切的暗然神伤。事实是，它真的走进过你人生的轨迹，刻划过一道弧。

很欣慰地看到，“青春魔方”这套丛书，风格清新、自然、时尚、温情，洋溢着幽默诙谐、温馨浪漫、积极向上的青春气息，感染着每一位年轻的读者，直达每个人的内心深处。

岁月的河边已不见了那叶载满梦幻的小船，只有河边草依旧在风中摆动，只有不尽的岁月流水潺潺地流淌着。蓦然回首从前，望见匆匆的来时路上已飘满了芬芳的花瓣，轻轻地拾起来，串成一串串或是悲伤的、或是美丽的、或是浪漫的、或是幼稚的故事——那里有年轻的天真，年少的梦想，也有初恋的痛楚和爱。





目 录



第一章 1 → 26

第二章 27 → 40

第三章 41 → 76

第四章 77 → 96

第五章 97 → 136

第六章 137 → 148

第七章 149 → 180

第八章 181 → 197

第九章 198 → 222

第十章 223 → 250



第一章

我很喜欢初夏黄昏时的校园，就像海豚喜欢热天午后清凉的水池。

今天就是这么一个黄昏。

空气清新，微风轻拂。树叶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天空碧蓝得像雨季后的第一个晴天。橙色霞光，悄悄爬展。小鸟像接到空中支援请求的战斗机，啾啾叫着，从校园的天空，迅疾掠过。

我却不得不早早走进教室内，坐进日语选修课的考场。那是因为我的同舍好友车奇奇和他的女朋友尚鸽，又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了。

车奇奇他们两个对这事一直非常热心，巴不得我马上找到女朋友，好和他们一起四人约会。

对我来说，不说有多向往，但有个可爱聪明的女朋友可以说也未尝不可。



问题是，每次见面之前，他们总宣扬这次是美女，大美女，那口气就像在说鸟肯定会飞，撒哈拉肯定很少下雨……

事先胃口被吊得比较高，到见了面，我每每倒吸一口凉气。

她们大都留着清汤挂面的发型，戴眼镜，长着一张女科学家似的脸。

有什么依据说明我喜欢这种类型的女生呢？我觉得可能车奇奇看我读过《居里夫人传》。要不，肯定是借了他什么东西一直没还。

和她们聊天是件让人头疼的事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甚至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。

“吃禾本科植物的哺乳动物？”——这么说不知道符不符合女科学家的口味？

我和她们的兴趣爱好、思维方式差距不大，也就和火星与土星的距离差不多。

我们往往聊不了几句就会冷场，落到哑口无言的境地。

这时，她们会突然抬起头，“对了，有一个问题，你还是处男么？”

我下意识地往后退，紧紧贴住椅背。一边牙齿颤抖一边慢慢低下头：“嗯，还是。”

“真是辛苦你了。”她们说。

“哪里。”……

当然，这是我脑子里想象的画面。

实在没话题，她们喜欢问的是我未来的志向，她们含蓄的语气，认真的眼神，让我很想念一个叫无人岛的地方。

我有点想孤注一掷：“我将来想做一名外科整容医生。这样，每年至少有200个美女，真正的美女，来让我检查她们的胸和臀。”

但实际上，我完全没有那么强悍，充其量只敢在那胡思乱想一下。然后，当然还是实话实说：“实际上，将来我也不清楚。我也不知道想过什么样的人生。”

后来，车奇奇又要给我介绍女生。但我都没肯去见。

但最近一次，车奇奇非让我再见一个，说是尚鸽的舍友，常听尚鸽聊起我。

车奇奇和尚鸽抱着誓不罢休的劲头，没完没了絮叨这一次肯定是最后一次，就当普通朋友一起吃个饭。

我终于妥协了。

尚鸽的舍友名叫李可。长发披肩，平易近人。没有多余的脂肪，身材很耐看，让我想到在山腰上自顾自蹦蹦跳跳的羚羊。

吃饭时，大家聊天聊得很开心。

我不小心打翻了一杯水，差点溅了李可一身。我为自己的笨手笨脚向她道歉。

“没事，”李可好看地微笑着说，“彼得·潘还会卡在钥匙孔里呢！”

把我比作小飞侠彼得·潘！

我脸上有些隐隐发烧，暗暗佩服她能透过表象看清人的本质。

下午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了旱冰场。李可说自己不会溜，车奇奇他们让我在边上教她。



她穿上冰鞋，有些步履蹒跚。虽然小心翼翼，还是会不慎滑倒。我只好让她用自己脚上的滑轮，抵住我的轮子。然后，连拉带抱把她扶起来。第一次把一个女孩温软带着清香和弹性的身体抱在怀里，是一种奇异的感觉。

我开始有点暗暗希望她能多滑倒几次。

看着我们时不时在那搂搂抱抱，车奇奇他俩躲在边上看得喜笑颜开。

终于，溜冰场还是要关门了。临走时，李可去上洗手间。隔着人群，我不觉悄悄追寻她的身影。

突然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飞快倒溜着，离弦的箭一般朝她站的方向冲去。我的心腾地悬了起来，担心她会被撞倒。

快撞上的瞬间，李可不慌不忙顺着来势倒溜了几步，轻轻划了个小弧圈，避开了那个男生。整个躲避过程，她显得从容不迫，身姿脚步优美灵活，充满协调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她会溜冰，溜得比我还好。

我开始不明白。脑子里好像有沙丁鱼群，游来游去，找不到出口。李可是个不错的女孩，而我是一个许多事都想不明白的人。像我这样，甚至不知道想过什么样的人生的可能并不适合她。

事后，车奇奇他们一再跟我讲李可对我印象很好，常向尚鸽打听我，但我一直没再和她联系。

在今天这个美好的黄昏，尚鸽走进了我们宿舍。再见，美好黄昏！

尚鸽声称她们系晚上搞一个舞会，约我和他们一起去，说李可也会去，又说要不再给我介绍一个学妹也行。听她这

么一说，我的脑子马上像马达一样转起来。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——晚上有日语选修课考试。

本来，我是不想去参加什么日语考试的，去了也是徒劳，肯定过不了，这个选修学分对我来说完全是不能奢想的。当初，心血来潮报了日语班，咿咿呀呀学了个50音图后，我就再也没去上过课。

至于不去的原因，我自己也有点莫衷一是。课程太紧？在图书馆发现了一批好书？那个三十来岁长得有点像黑木瞳的日语老师太喜欢布置作业？再不还有一个可能，跟我见到的一个人有关。我在日语课堂上见到了一位我们系的师兄，我知道他因为精神出了点问题，已经退了学，没想到他会跑到这里。看着他坐得笔直，双眼发光，抑扬顿挫地跟着老师朗读着课本，我心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。学日语跟他精神出问题有关么？那些跟他一样认真投入大声朗读的孩子们精神是不是都正常呢？

不管怎样，反正后来我没再去上过日语课。

今天，既然说了要去考试，总得进去坐一下，良心上才能过得去的。而我进考场真正的原因，是怕车奇奇和尚鸽这两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家伙会跟踪我，看我有没有说谎。

进了考场，我挑了个靠在走道边上好撤退的位子。悄悄环顾了一圈，阶梯教室里几乎坐满了人，没看见那位师兄，多少让我感到有些遗憾。

日语老师穿着雅致的灰色套裙。刚理的齐耳短发修理得整整齐齐，一丝不乱。几乎看不出来的淡妆，看上去像极了日本影视剧里的含蓄优雅的知性女子。我看了不由称赞了一



声，真是和日文考试的氛围丝丝入扣啊！你要再考不好，简直就是对不起她。

发下卷子，我扫了一眼，只能对不起了！

那份卷子对我摆出不依不饶的姿势，除了夹在里面的零星几个汉字，基本不让我看懂。

我叹了口气，悻悻在上面写一个名字。既然来了，还是坐一会吧，不然，总有些过意不去。再说，现在就上去交白卷也太难看了。

教室里很安静，周围的声响清晰传入耳中。头上白炽灯吱吱地哼着小调，窗边芭蕉叶懒洋洋地拍打窗棂。我分辨出窗外大约四种不同的鸟鸣声。

当然，还有身边那些家伙上足发条般沙沙在试卷上写个没完的声音。这沙沙声对我来说有点刺耳。沙沙沙沙，恍惚间，变成蒙蒙小雨朝我淋下来。

好在带了 MP3。我赶紧戴上了耳机，MP3 里的歌曲是我不知听了多少遍的披头士的专辑《奇妙的秘密旅行》。

披头士的歌声总是青春快乐，充满幻想。

我迷恋他们欢快声音里的某种纯净的东西，也喜欢他们偶尔的淡淡的忧郁，像小孩看着窗外下雨。

走带轴慢慢旋转，放出的是 *All You Need is Love*，这一首后，依次分别会是 *Baby You're a Rich Man*、*Blue Jay Way*、《黄色潜水艇》、*Hello Goodbye*……

我拥有全部披头士的唱片，能记得所有披头士的专辑有多少首歌，能一一数出歌名，道出排列顺序、大概长度，列

依他们能么？我准备听到 *Hello Goodbye* 就和这个倒霉的地方说再见。

刚听到 *Blue Jay Way*，就有人上去交卷子，明显就是看没指望拿到学分，明智地放弃了。

跟着又有两三个人卷子都懒得交，直接塞进兜里，像身后有一棵大树，正轰然倒下来似的，头也不回奔出了教室。

《黄色潜水艇》前奏的吉他声响起来，我心里暗自说，好了，还有三分钟。我一向认为披头士是敏感的，现在发现他们也很体贴。你说，现在有哪个歌手能把一首歌简洁明了地在三分钟内清楚地表达完？谁有这样的才能？

正想着披头士的体贴，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。是监考的老师。

她冲我一笑，把我右耳机轻轻拉下来，塞进了自己的左耳。

她侧头，双目凝神，还有节奏地点了几下头。仰望她，我真担心她会手舞足蹈地跟着一起唱起来。

“在听披头士啊？”她拿下了耳机。

我含糊应了一声。确实不是猫王。

她瞄了一下我的卷子，“还以为你做完了呢，一笔都没动，还有心情听披头士？”

反正是选修课老师，反正这张白卷她也不会给及格。

“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。”我轻声嘀咕了一句。

旁边传来“扑哧”的笑声，我下意识朝左边转了一下头，感到一个巨大的漩涡把我吸了进去。

旁边的女生，和我之间只隔了一个空位。洗得白刷刷的



牛仔裤，不算新的白色无袖T恤，稍低微宽的领口露出四分之一的锁骨。她的肘支在桌上，手拿一支带橡皮的蓝色铅笔。看我转过头，朝我调皮地吐了一下舌头。

我的大脑里失控般升起连绵不绝的比喻：轻突的肩胛骨如小小的翅膀；唇边绵柔的斜线似刚切好的喷香的蛋糕；枝条一样的骨骼；蛤蚧一样的眼睛；流线型黑头盔似的短发；整个宛如显微镜下放大的一棵美丽的孢子……

世界静静的，地球好像忘了旋转。日语老师不知在我边上说了些什么，依稀将我的耳机推进了抽屉深处，抱着臂走了。

她转向桌面，埋头开始答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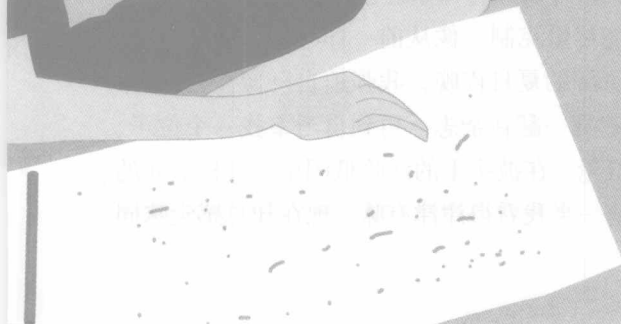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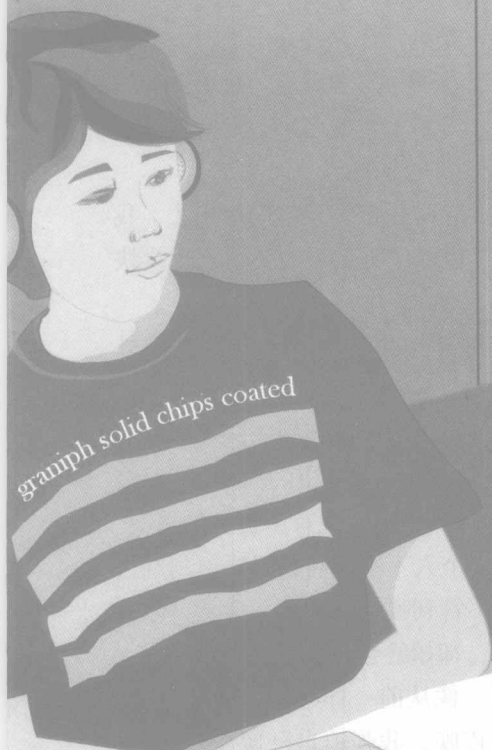
我拿起笔，牛顿第一运动定律依旧在起作用。

▶▶ 不知不觉，我在试卷上画起了她的肖像。勾几笔，我就侧过头去打量她一眼，看她的轮廓和胜过所有曲线的耳垂。

大约十分钟后，突然听见日语老师高声说：“穿灰衬衫的，注意点。”然后，沿着教室中间的台阶，经过我身边，向后面走去。日语老师刚越过我半个身位，坐在我左边的她，突然朝我这边探头扫了一眼，我猝不及防，等想起用手遮挡时，她早已缩了回去。真是一个笨蛋，我的脸无可救药地红了。她看见了卷子上我画她的像没有？我连偷看她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

一阵晚风吹起，一扇窗户的搭扣松脱，被风吹得啪的一声打在窗框上，窗户插销发出一阵颤动的震响。日语老师从教室边缘绕过去把窗户搭扣重新搭好。

更加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。她盯着老师的背影，朝我这





边倾过身子。倏突间，伸出右手中指，用指尖够着我的卷子的边，沿着桌子把它抽了过去。接着，又迅雷不及掩耳地将自己的卷子推了过来。

我目瞪口呆看着她把这一系列动作做完。低头傻傻看着她推过来的卷子。她的字不大，灵动，好像对着它们哼哼曲子便能跟着跳舞，一看就应该是她写出来的。

做得对不对不知道，反正卷子写得满满的。卷子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。应该是她刚才瞥到了我的名字，用铅笔头上的橡皮把卷子上自己的名字擦去写上的。

她将我的卷子放进背包，起身径自朝教室门口走去。我呆若木鸡地看着她的背影，耳边好像听见了披头士永远欢快的声音“……Hello Goodbye。”

▶ 那张日语试卷——写了我名字的卷子得了92分，我意外地收获了3分的选修学分。

那晚之后，我一直苦苦寻觅，想再见到她——“那棵显微镜下放大的美丽的美丽孢子”。学校有一千多亩的面积，一万多的学生。太大的东西为什么会让人空虚？我有了自己的答案。

不经意间，你可能会同一个人不断擦肩，但要想刻意去找一个人，却如大海捞针。不管到哪，图书馆，食堂，体育场，理发室……我格外留心，却始终也没再见到她。

我希望自己能尽量克制，像从前一样心平气和地生活。在我喜欢的舒服沉醉的夏日夜晚，我强迫自己像往常那样，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翻一翻新杂志。再到自习室找一个位子，戴上耳机，调低音量，在披头士的浅吟低唱中，读村上龙的《69》。这本书的前一半我看得津津有味，现在却总感觉味同

嚼蜡。

翻了两页，就开始走神。思念细微如外面的微风轻拂。我调整呼吸，托着下巴，勉强往下看。看着看着，就发现满纸开始晃动一个影子——“显微镜下放大的美丽的孢子”。我“啪”的一声合上书，企图赶走幻想，瞬间一个闪念，该死，我赶忙打开书页，怕伤了那棵美丽的孢子。

我收起了书。决定到自习教室找她。

夏天晚上，宿舍里狭小闷热。几乎所有的人，都会坐进开阔通风的自习教室。我站到自习教室门外的角落向内窥探，找完一间，再到下一间。找完一栋楼。再找下一栋。那天晚上，我走了三栋教学楼，没有找到她。“显微镜下放大美丽的孢子”没有踪影。

那之后的晚上，我一直这么寻找。在自习教室门口，我观赏了各种各样的风景。

有人看书看得像要钻进书里；有人对着单词手册念念有词；有人揉眼睛，吃东西，听音乐；有人目不转睛盯着前面女生背上胸罩的痕迹发呆；有人打哈欠把脸打得像一只河豚；有人不断看表计算时间；一个眉毛淡得像《源氏物语》里的人物的女生架着腿在桌下悄悄涂指甲油；一帮穿着国际米兰队服的男生把一份《体坛周报》沿中缝撕开，相互传看。

一个个自习教室就像一个个舞台，什么都能看到。

在光电系教学楼顶楼的一间静悄悄的教室，一个站着的男生和坐在桌上的女生甲虫饮树液一般激情拥吻；在一个教室里，好像门口写着“不穿蓝衣服不得入内”似的，里面坐的学生全都穿着蓝色的衣服，看着像一小团一小团的海水；